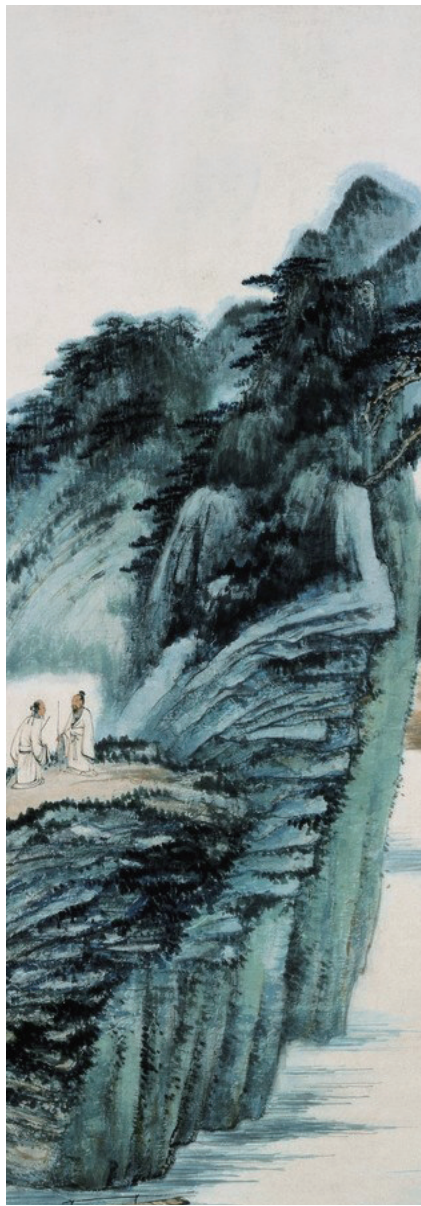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大美田园

□王本道



千百年来，“田园”这两个字，在国人的思想情感与文化积淀中有着特殊的意蕴。虽然自幼在城里长大，但自打脱离童稚后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乘车驶离市区，眼前出现坦荡开阔的原野，宁静旷达的村落，袅袅升空的炊烟，我的心总会沉入一场迷离缥缈的梦境。

今年入夏以来，我约了三两好友，利用休息日出离市区，每天踏着晨光，映着晚霞，在辽河三角洲的腹地——盘锦水乡徜徉。这里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，优质稻米的产区，境内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，一马平川，坦荡如砥，大小河流交错如织。在稻田间的阡陌穿行，清风徐来，水波滢滢，周遭世界绿得无拘无束，飞扬洒脱，一缕缕甜丝丝的清香在微风吹拂下掠过鼻息。那是正在生长的庄稼的芬芳，草木的芬芳，并夹带着泥土的芬芳，田园岁月的纯净与醇厚，是这些气息的混合。虽然还没有到水稻扬花的季节，但可以想象出一束束稻穗上那朵朵乳白色小花的淡雅，它在农民的心里有种淳朴的香甜。我深知在这片土地上，每株稻穗上最多能开出一百五十多朵稻花，每一朵稻花都维系着全年丰收的希望呢！此时，蓦然想起自己当年在辽南山区插队时的情景。那里播种的是玉米、高粱等大田作物，土质十分贫瘠，但当地农民每年都将土地一寸寸地深耕细翻，精心侍弄。他们坚信，土地是神圣的，只要按农时季节肯于付出辛劳，田地就不会辜负人的期盼，会给你一个可靠的盼头。虽然是绿肥红瘦的盛夏，但是原野上却不乏有高低错落的野花，鲜红、橘红、粉红、淡紫、洁白，星星点点，缠绵绵，与天边稀疏的云朵连成了一片。身旁的沟渠里，田水在哗哗地流淌，时而有青蛙呱呱的叫声传来，这情景很容易让人想到以往在电影里或图画上看到的江南水乡：一位农人头戴斗笠，手牵一头水牛徐徐而行，稻田中浅水漫漫，倒映着老人和水牛移动的身影，姗姗可爱。据唐人《云仙杂记》中记载，“渊明尝闻田水声，倚仗久听，叹曰：‘秫稻已秀，翠色染人，时剖荆襟，一洗荆棘，此水过吾师丈人矣。’”在陶渊明看来，秫稻之翠不仅可以“养目”，更可以“洗心”“养心”。

历史上，陶潜开创的田园诗不只是文学意义上的一个诗歌流派，更是文化意义上的一种人生态度，一种理想生存方式的诗意表现。唐代是田园诗空前繁盛的时期，除以孟浩然、王维为代表的田园诗派外，很多诗人都把笔触伸向了山水田园。无论是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还是“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”，都是

一种高雅的精神享受。在田园以外的世界经历了种种忧患不平与挫折之后，把情感与思想寄托在田垄之上和山水明月之中，这是一种觉悟，一种解脱——人往往是需要觉悟与解脱的。即便众人在外面的世界混得顺风顺水，春风得意，但其心灵深处依然有一个执拗的田园情结，诚如庄子所言：“今夫百昌皆在于土而反于土。”

人们如此执著地眷恋母亲一样地眷恋田园，不仅仅因为那是自己的家园，那里有爱我和我爱的亲人，还因那里有着熟悉的青山秀水，有弥漫着庄稼成熟气味的田垄，还有那泥土中凋谢的生命——田园，承载着记忆，承载着乡愁，滋养着人们的精神之根，是血脉和心灵的安住之所。毋庸讳言，随着斗转星移，岁月流逝，如今很多地方的田园已经如同我们的前辈一样，正渐渐老去。传统田园中的“妇姑荷箬食，童稚携壶浆。相随饷田去，丁壮在南冈”，还有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”等生活场景，早已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渐趋罕见了。

临近中午，我们走出水光潋潋，一碧万顷的田畴，进入一片芦荡之中。此时，天空焕发出这个季节惬意的火热和光辉。走在芦荡的小径之上放眼四顾，伟岸而稠密的苇，青纱帐似的将我们紧紧裹挟着，只能看到头顶的蓝天一线。行进之中，芦荡深处不断“扑棱棱”地飞出一只只大鸟，朋友告诉我，这片湿地之中，大约有二百五六十种鸟，眼前飞起又旋即隐没的是白鹭，而那直翔云天的是芦鹰……“东风染尽三千顷，白鹭飞来无处停”。诗人写下的描绘田园风光的诗句真的是浮动颜色呢！青翠的绿，悠远的蓝，圣洁的白，热烈的红，无疑都是历史和现实生活状态和心情的映照。我暗付，无论是陶渊明、孟浩然、王维等众多的田园诗人，抑或是当今世界的后来人，憧憬田园之美是多少人共同的精神追求。当年28岁的梭罗毅然离开繁华的市区，住进离波士顿不远的瓦尔登湖畔一栋自己盖起的小木屋。两年半的时间，他在湖边种地、打猎、伐木、收获，同时倾听、观察、沉思、梦想，返回城市后，又耗时9年写下的被公认为是美国文学中独一无二的散文名著《瓦尔登湖》，其魅力也在于对一种奢侈的、拜物的、浮躁和急功近利的生活态度的否定，同时也是对那种真正人性的、精神的、朴素的和自然的人生理想的呼唤。

正午时分，夏日的碧阴在嫣然的云朵间笑意盈盈，阳光在无垠的天地间迷离闪烁。此时，我心中长满了馥郁的鲜花，萋萋的芳草，浓密的庄稼……

## 城市笔记

## 天坛小唱

□肖复兴



好久没有来天坛了。伏天里的天坛，早晨凉快些。特别是在二道墙内的柏树林里，每一棵树浓密的叶子，都会遮下阴凉，吹来清风。在柏树林里漫无目的地闲逛，最是惬意。

忽然，听到一阵板胡的声音，伴随着有些嘶哑的歌声传来。细听，不是歌，是大鼓书；说准确点儿，也不是正经的大鼓书，而是有那么点儿大鼓书的味儿。显然，属于自创，自拉自唱，自娱自乐。在天坛，这样的主儿有的是，已成天坛一景。

循声走去，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爷子坐在树荫下的一条长凳上边拉边唱，身边坐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老太太，手里在择茴香，大概是刚从菜市场买来的。前面稀稀拉拉围着几个热心的听众，津津有味地听边议论。

我听到的是这样一段：跟着老婆子，整天净瞎转。转完了那红桥，又来逛天坛。先去了回音壁哟，再登了祈年殿。转了一大圈哟，出去吃早点。出了那东门哟，有家小吃店。

来碗豆汁儿喝，就俩那圈儿。吃完了回家转哟，该到了吃午饭。晌午饭吃个啥呀（白）——来碗打卤面。老婆子一通忙哟，围着那灶台转。我要看看报哟……那边老婆子可不干了（白），冲我大声喊：别在那儿养大爷，快给我剥头蒜……

唱到这儿，唱完了。听众虽不多，但很热情，余兴未尽，纷纷问他：完了？他点头说：完了。

这不像是完了呀，怎么也得结个尾吧？都剥蒜去了，还怎么结尾？还再唱，我就成了大头蒜了！他笑了，看看身边的老太太，老太太不理他，手里忙着择茴香，抿着嘴也在笑。有人打岔说：今儿中午不吃打卤面，吃茴香馅饺子吧？大

家乐得更欢了。

我听出来了，完全是想起什么唱什么，一会儿唱，一会儿道白，一会儿是老爷子，一会儿是老婆子，有人物，有情节，完全即兴式的说唱。说实在的，曲子很单调，就那么一个调调，老驴拉磨似的来回唱。但是，很容易让人记住，而且，唱得真的是好，这词信手拈来，水银泻地，一点儿磕巴儿都不带打的，唱得那么接地气，烟火气十足，能闻得见葱花儿炆锅的香味儿。

我走过去，对他说：老爷子，您够厉害的呀！这小词儿编的，一套一套的！他一听我这么夸他，非常得意，对我说：今儿碰上行家了，我唱大鼓书、太平歌词，现编现唱，开口脆，没问题！

我对他说：现编现唱，您这手最厉害。您看您能不能给我现编现唱一段？旁边的人有嫌还不够热闹的，起哄让他来一段。他倒也不客气，立刻操起板胡，张口就来——

这位把我夸呀，不住把头点。我心里乐开了花（白），再来一小段啊，谢谢您赏脸。

您要牢记住哟，笑比哭好看。您还要再记住哟——在家千日好哟，出门一时难，家里有个宝哟，她是你老伴，她能给你解个闷儿哟，还能陪你到处瞎胡转，她能听你唱得跑了调哟，还能给你做顿热乎的饭，——这个最关键！

唱到这儿，他用琴弓指着我的鼻尖点了一点，然后，收弓站了起来。老太太把择好的茴香装进大花布包里，把择下的烂头败叶装进塑料袋里，也站了起来，笑着用拳头捶了他肩膀一下，说了句：成天就知道瞎唱！也没见你唱成个歌星，给我换俩钱儿花！说得大家呵呵大笑，看着他们俩人一前一后相跟着，很享受地走远。

老太太背着的花布包，像一朵盛开的大花，追着他们身后转。

## 大家V微语

## 朋友

□侯美玲

●一次，倪匡受邀参加一个文学座谈会。

●受邀的大都是博士或硕士，那些人自我介绍时说起自己的大学很是自豪。

●轮到倪匡，他实话实说：“我初中毕业。”一片哗然，倪匡很窘迫。

●坐在远处的三毛站起来说：“我小学毕业。”

●因为这件事，倪匡跟三毛成为一辈子的朋友。

## 卖花环的小男孩

□赵叶丹

停靠路边，拉开车门，高原的凉风扑面而来。青海的七月，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。

一下车，眼睛便被簇簇油菜花的金黄惊艳到了。祁连山下，绿意绵绵的草原上，油菜花田的大片金黄，牦牛山羊的小块黑白，经幡的五彩斑斓交织出青海的壮美景色。

因为赶路，我和游伴只打算拍个合照。就在我们选好背景，准备喊“茄子”时，突然，一个大约五六岁的小男孩小心翼翼地走到我们身边，怯怯地说：“姐姐，买个花环吧，五块一个。”

小男孩低着头，脸蛋黝黑通红。我扫了一眼那花环，是当地人手工编织的，上面插着几支刚刚采来的野花，圆环用的是棕色的木条，有些简陋粗糙。我从小对花环之类的饰品没有什么兴趣，便朝他挥挥手，让他离开。

小男孩悻悻地捧着花环离开了，身影很瘦小。

拍合照，我们捧起手机查看效果，湛蓝的天，金黄的花，碧绿的草，伙伴的笑，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很完美。

接着，我们匆匆上车奔赴下一个景点。路上，我打开手机，仔细审视那些照片，总觉得画面中还是少了点什么。

我把照片发给远在深圳的母亲，母亲点评道：“背景挺好，就是感觉手里有些空。”

这句话瞬间击中了我，卖花环的小男孩一下子闪现在我眼前，那黝黑的小脸蛋、怯懦的声音，一直在我脑海徘徊。小小年纪就出来卖花环，想必生活不富裕，而我不缺买花环的五块钱，却随意拒绝了他。现在想想，那张照片里不是手中缺什么，而是我心中缺什么。

我也试图为自己开脱，买不买是我的自由，不买并不为过，可这张照片似乎在提醒我，原本可以拍得更美一些。

原本只有一丁点的愧疚就这样膨胀起来，占据我整个心房。汽车在国道上驰骋，油菜花被远远地抛在身后，而我还有机会弥补这个缺憾吗？

##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贾敬伟  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  
一版美编：颜威

零售  
专供报